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WORLD

全彩版 世界文明通史（第六卷）

欧洲时代的形成



J.M.ROBERTS

[英] J.M. 罗伯茨著 陆晓红译

全彩版

世界文明通史

第六卷

欧洲时代的形成

[英] J.M. 罗伯茨 著



陆晓红 译

张爱民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界文明通史.6, 欧洲时代的形成:全彩版/(英)罗伯茨
(Roberts, J. M.)著;陆晓红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书名原文: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Age

ISBN 7-208-03816-3

I. 世... II. ①罗...②陆... III. 世界史—普及读物 IV.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102 号

目 录

欧洲时代的形成 2

1 一种新型的社会：近代早期的欧洲 4

2 权威及其挑战者 32

3 强权的新世界 68

4 欧洲对世界的进攻 108

5 世界历史的新格局 138

大事年表 160

欧洲时代的形成

大约在公元1500年以后，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形成。其中有的已在这些历史记载中显露出来，如美洲的发现和欧洲在亚洲冒险行动的开始等。从一开始，这些迹象就暗示着新时代的双重特性，即，它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历史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主要历程是有关欧洲——这一文明社会令人惊叹不已的成功之旅。这就是在同一进程中的两个方面：虽然在重大事件中，世界各国之间相互关系表现出一种持久的、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但欧洲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主要的。他们最终成为全球的主人，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有时在不知不觉中——将世界变为一个整体。其结果是世界历史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中具有日益相同的统一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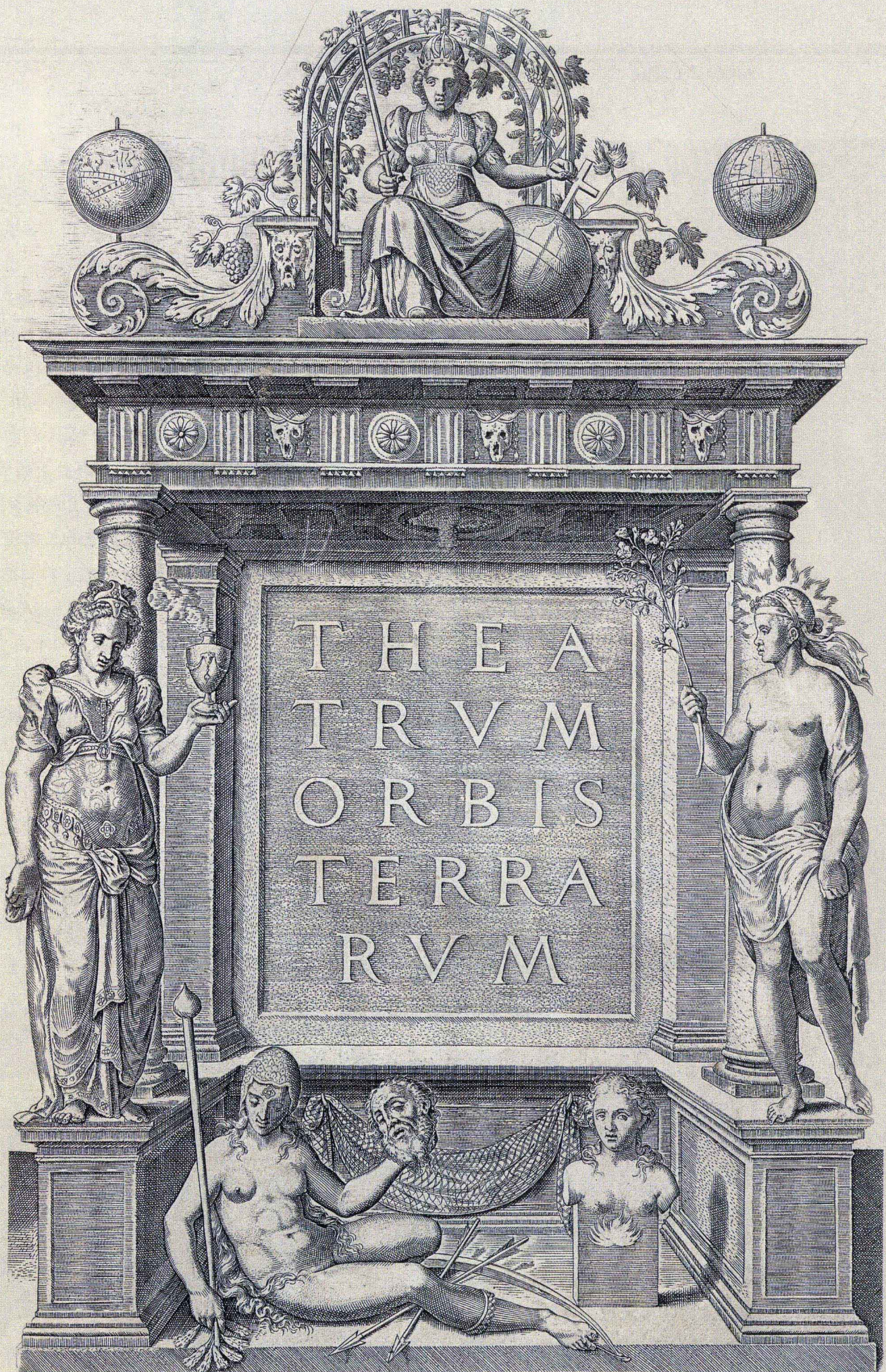
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曾谈到北美印第安人站在五大湖边互相残杀。其结果是，欧洲一位国王从中得利，掠得了他觊觎已久的邻旁领土。这是我们现在必须叙述的欧洲历程中突出的一个方面——世界范围内相互间争端错综复杂，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政治活动、帝国的创立和军事扩张仅占整个过程的很小一部分。全球经济一体化是这一过程的另一方面。尤为重要的是对普通看法和观点的传播。其结果，用今天的一句时髦话来说，就是

“一个世界”。独立的或几乎独立的文明社会的时代已接近尾声。

这一观点乍一看可能过于夸张，令人误解，毕竟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差异仍很大。民族、文化和种族的差异，始终在产生并引起骇人听闻的冲突。自1500年以来，几百年的历史可以被写成——也常常被写成是一系列的战争和暴力斗争史，不同国家的人显然不会比几百年前他们的先辈觉得相互间更相似。然而，他们之间相似之处确实比其祖先，比如10世纪的人之间要多得多，这表现在从表面性的服饰到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等许多方面。这一变化的起源、涉及的范围和局限将是下面要叙述的主要内容。它是现在许多地区仍在进行的，我们有时称之为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致力于消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它是世界历史日益融合最深刻、最根本的表现形式。用另一种方式叙述这一进程就是，世界是欧化的世界，因为现代化首先是思想观念和技术的问题，而这些观念和技术都源于欧洲。至于“现代化”是否等同于“欧化”，今后可以在其他地方讨论，也许这只是一个措词上的问题。

从时间发展的顺序来看，世界历史的统一显然是同欧洲现代化同步进行的。欧洲的巨大变化是近代历史的起点。

在1572年，安特卫普出版的《世界地图集》(Theatre of World)一书的封面上，欧洲坐在王位上，双手分别持着象征世界权力的权杖和饰有十字架的宝球——基督教的象征。显然，欧洲统治着其脚下的其他三位女性人物。服饰精致的女性代表亚洲，半裸着的女性代表非洲，全裸着的女性代表美洲，她手中拿着的人头是她食人的标志。食人现象出现在16世纪的巴西和其他地方。



1 一种新型的社会：近代早期的欧洲

“近代历史”这一术语虽很普通，但其所指意义并非一成不变。它曾经指自“古代”以来人类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内容主要涉及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的历史。这一概念沿用至今。如牛津大学的近代历史课程即用此名称，它包括中世纪时期。后来，它逐渐和“中古”（medieval）史区别开来。现在这一术语更趋于精确，因为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对这段历史作一些区分，他们有时用“近代早期”阶段来指代它。其用意是要人们关注它的发展进程。在这个历史阶段里，近代西方国家从中世纪传统的、农耕的、迷信的和封闭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中诞生出来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速度因地而异。英国最快，西班牙直到1800年还远未结束，而大部分东欧国家甚至在100年后还几乎未受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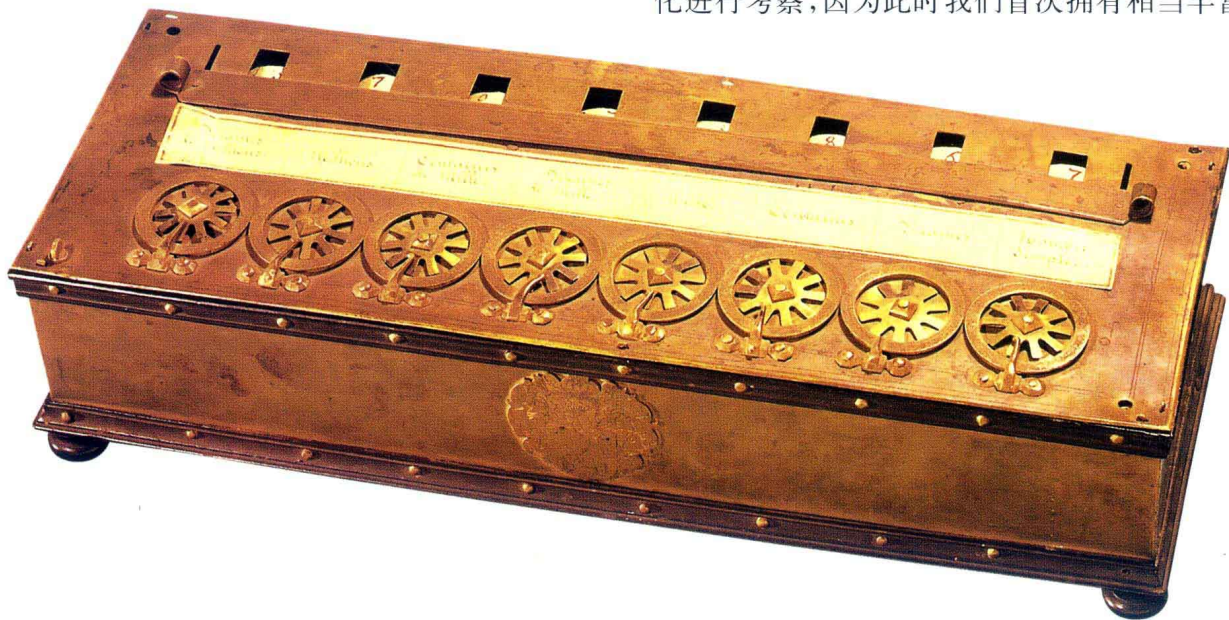
响。尽管这一进程所表现的方式并无规律性可言，但其现实意义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为欧洲今后的世界霸主地位打下了基础。

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着手探讨这一历史的进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大多数人几乎无法选择自我谋生和养家糊口的生存方式。这一残酷的事实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只是到了最近，即便是世界人口中占少数的民族也都认为上述情况是有可能改变的。而对于近代早期阶段的欧洲，通常是在易北河的西部，经济上的变化已由可能变成了现实。

计量时代

我们现在可以追寻着上述的一些经济变化进行考察，因为此时我们首次拥有相当丰富

这是金属计算器，由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作家和神学家帕斯卡（1623—1662年）发明，并于1647年获得专利。发明这台机器旨在方便其父亲的会计工作。



的、连续的、量化的数据。从一个重要方面来看,过去的四五个世纪中,历史史实更为翔实,即数据性更强。因此,更便于统计。新的统计资料常常出自政府机构。由于诸多原因,政府希望对所支配的资源或潜在的资源掌握的情况更多。同时,公元1500年后,私人档案,尤其是私人商务档案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数据。纸张和印刷术的普及,使得印刷品大量出现,这就意味着资料被保存下来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随着商业技术的出现,数据须经校对后方能公布,例如航运表,或者价目表。此外,由于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手段日臻完善,即便是面对少得可怜的,或很零散的原始资料,他们也能非常成功地进行分析处理。这在若干年前是不可能的。

统计的局限性

所有这些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关欧洲近代早期阶段变化的规模和形式。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夸大这些资料的精确性及其价值。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很难收集到有价值的统计资料,即便是像谁在某一地区生活着这类相当基本的问题,也只是到了最近才得到准确的答案。18世纪君主改革的一大目的就是在他们的国度里准确地进行土地登记,也叫做土地清册调查,或者查清他们有多少臣民。英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直到1801年才进行,它是继末日判决书* (The Domesday Book) 颁布后约经8个世纪后才进行的。法国直到1876年才进行第一次正式的人口普查,而沙俄惟一的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897年实施的。人口普



查推迟了这么久并不十分令人吃惊,因为人口普查或调查工作需要一个复杂而可靠的行政机构来操作。此外人口普查可能会引起国民强烈的反对(政府统计出新的资料后,新的税收也常接踵而至)。在近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国民多为文盲,这给人口普查工作带来了种种困难。

新的统计资料不仅能解决许多历史问题,而且也能提出许多历史问题。它能揭示一种常常很难归纳但却令人困惑的当代某种现象。关于18世纪法国农民的情况我们已很难进行评价。

荷兰画家希罗尼穆斯·博斯(约1453—1516年)的这幅画名为《剃取疯狂之石》,它用漫画的手法表现了15世纪社会中迷信、信仰、知识、简陋的外科手术并存的现象。

*指1086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布的全国土地、财产、牲畜和农民的调查清册——译者。

人口增长

这一阶段相当长的时间里缺少任何可靠的人口普查资料。出于经济或军事需要，18世纪初进行的几次人口普查也只是估略数，这意味着在当地教堂登记的出生和死亡记载，将是研究近代史早期阶段人口学的主要依据。16和17世纪人口增长缓慢且无规则。然而尽管存在着人寿短、婚配晚、婴儿死亡率高等诸多因素，欧洲人口增长率还是在18世纪中叶开始加快了，这是毋庸置疑的。

欧洲人口增长率加快有几个因素。18世纪中叶，农业、饲养业的改进意味着人们的营养增加，饿殍减少。在粮食销售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交通设施也有了改进。

从16世纪中叶起，部分原因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们对人体解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大量带有绘图的解剖学方面的书籍得以出版，从而促进了医学知识的进步。到17世纪末，人们可以很清晰地描述诸如佝偻病、糖尿病、痛风、肺结核等疾病的症状，血液循环系统也已发现。但是只有很少的病人能得到合格医生的诊治。农村老百姓仍然依靠当地的“庸医”或江湖郎中看病。

最后一次流行性瘟疫发生在1713年。此后，瘟疫只发生在某一局部地区。这一成就的取得归因于为避免传染所采取的防范措施(在港口对传染病保持警戒，采取隔离手段，设置防疫封锁线等)，这方面的经验已越来越丰富。然而，伤寒、天花、肺结核、白喉、疟疾仍在肆虐。



本图名为“解剖课”，为荷兰画家伦勃朗(1606—1669年)于1632年所作。解剖学研究促进了医学的进步，进而延长了欧洲人的寿命。



法国画家路易·勒南(约1593—1648年)和他的哥哥安托尼(约1588—1648年)、弟弟马蒂厄(约1607—1677年)画了许多描绘农民生活的场景。像“农民家庭”这类作品，使人们深刻了解到17世纪欧洲乡村劳动者的生活状况。

因为大量研究表明，法国农民这一简单术语掩盖了它的多样性，也许根本没有法国农民这样的群体，而只有几种不同的农业人群。再者，统计数据虽能够说明事实，但它无法诠释其缘由。然而，公元1500年以后，我们愈发接近计量时代，其结果就是，我们对于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比早先更易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欧洲人口发展趋势

很显然，人口史是我们较有把握讨论的一个问题。15世纪末欧洲人口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此后一直在增长。我们可将公元1500年后的人口发展大致区分为两个阶段。从1500年约至18世纪中期人口增长相对缓慢、

稳定(除了有几次引人注目的局部性的、暂时的中断外)。这一人口发展趋势与“近代史早

1500—1800年的欧洲人口				
1500—1700年之间欧洲人口增长达到40%左右，尽管在17世纪西班牙、意大利南部一些地区和德国中部地区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这一总增长率不及18世纪增长率的一半。这一期间欧洲各国估略的人口如表所示(以百万为单位)：				
	1500年	1600年	1700年	1800年
西班牙和葡萄牙	9.3	11.3	10	14.6
意大利	10.5	13.3	13.3	18.1
法国(包括洛林和萨伏伊)	16.4	18.5	21	26.9
比荷卢联国家	1.9	2.9	3.4	5.2
不列颠群岛	4.4	6.8	9.3	15.9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	1.5	2.4	2.8	3.2
德国	12	15	15	24.5
瑞士	0.8	1	1.2	1.8
俄国	9	15.5	17.5	
共计	65.8	86.7	93.5	110.2 (不包括俄国)

期阶段”的发展大致相符合，它是这一历史阶段的特征之一。第二阶段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加快，巨大的变化也接踵而至。但这里我们只关注第一阶段，因为它决定了近代欧洲形成的方式。这一阶段总的史实和趋势是非常清晰的，尽管数据不很精确，但其依据比早期充足得多，一部分是因为从17世纪早期开始，人口问题几乎就一直是人们的兴趣所在。这为17世纪末由英国人主创的统计学科（当时叫做“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的产生打下了基础。英国人干得很出色，尽管在推测推论的海洋里，他们的工作犹如沧海一粟，仅提供了一种相对严格的统计方法，然而大的画面还是清晰的。1500年欧洲约有8000万居民，1700年居民数增加到近15000万，1800年几达2亿。公元1750年前，欧洲人口增长相当稳定，到1700年左右一直保持着占世界总人口约五分

之一的比例，但到了1800年其居民数几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出生率和预期寿命

显然，很长一段时间，人口增长率没有出现如后来欧洲和其他洲之间的那种惊人的差异。我们似乎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和非欧洲人口的差异没有公元1800年以后大，这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欧洲死亡人口一般呈低龄化。公元1800年前，由于死亡低龄化，人们的平均寿命比现在短。18世纪出世的法国农民预期寿命大约为22岁，婴儿成活率大约只有四分之一。这种成活率和1950年的印度农民或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意大利很相似。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我们现在艰苦，相对来说，能活到40多岁的人为数甚少。到此年龄他们可能已老态龙钟，也许身材矮小，脸色憔悴。如同在中世纪一样，妇女的寿命通常比男子短。这就是说，很多男子因丧偶而再婚，而非今日因离异所致。一般的欧洲夫妇都有相当短暂的婚姻史。大约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一线，西部人的婚姻史比东部的短，加之西部人的首次婚姻通常在20多岁，这一长期形成的习俗造成东西部人口模式的差异。一般来说，欧洲人如果生活殷实，他们就能负担得起较大的家庭，若生活清贫，则只能负担较小的家庭。有充足的证据表明，17世纪有些地方已采取某种形式的节育措施，其手段除了堕胎、流产外，还采用了其他一些广为人知的方法。无疑，这需要用文化和经济事实来解释这一神秘的话题。在一个文盲占人口多数的社会里，它仍然是历史学几乎无法深入的领域之一。我们对早期人口控制的资料知之甚少，而对于近代早期阶段欧洲人对自我

马莱和马尔萨斯

瑞士医生E. 马莱在日内瓦对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预期寿命的研究和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年)所研究的结果相差无几，如图

所示。预期寿命短与妇女儿童的高死亡率有关。卫生保健的缺乏、卫生条件的简陋、营养不良加上天灾人祸，是他们死亡率高的原因。

平均寿命		
	马莱	马尔萨斯
16世纪中期	21岁2个月	18岁6个月
17世纪	25岁8个月	23岁4个月
18世纪	32岁9个月	32岁3个月

出生时预期寿命		
	马莱	马尔萨斯
16世纪中期	8岁7个月	4岁10个月
17世纪	13岁3个月	11岁7个月
18世纪	27岁9个月	27岁2个月

的看法和控制自己生命的含义，如果有什么含义的话，则知之更少。

乡镇和城市

总的来说，人口史料反映了农业持续占据经济支配地位的状况。很长时间，农业产量仅稍有盈余，只能供养增长缓慢的人口。1500年的欧洲仍是一个以乡村为主的大陆，生活水平相当低下。在现代人的眼里，他们的生活可谓毫无意义。和欧洲大陆其他地方相比，英国人口密度较大，但1800年时人口只有今天的五分之一；东欧地区土地广袤，统治者想方设法鼓励移民以吸引人口。原有的乡镇、城市也设法在人口数量和规模上进行扩大，其中有一两个城市人口发展速度超过了总的人口发展速度。18世纪阿姆斯特丹居民总数已达到约20万。1500年到1700年间巴黎的人口规模约翻了一番，略少于50万。同期伦敦人口从12万上升到近70万，远远走在巴黎的前面；在人口稀少的英国，这当然意味着向城市生活的一大迈进。英语中也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词汇：郊区。但要对中等和较小的城镇作一概括和总结则还不容易。大部分城镇规模相当小，到1700年时人口仍不足2万，而人口超过10万的欧洲城市1500年时只有9个，到1700年时至少有12个。然而欧洲城市化的势头在这些世纪中并没有后来那么显著，况且其他洲也有很多大城市。例如，16世纪墨西哥人口为30万，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城市。

欧洲人口增长中的差异

无论是城市化还是人口增长都不平衡。当时，法国仍是西欧最大的国家。1700年时其居

欧洲城市化

欧洲城市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传统活动的扩展，另一方面是由于新功能的增加。城镇在港口、制造或开采中心周围地区，以及政府、教会要人所在地繁荣起来。公元1600年以后，贸易和银行中心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口，旅游城镇开始出现，新的海军基地和较大的设防城镇也都建立起来了。

然而，市中心的规模与现代城市还存在着很大差异。1600年左右，生活在城市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居民人口在2万到3万之间。在每10个欧洲人中，有7个住在农村地区，有2个住在小城镇。在欧洲地图上，城市中心的分布极不平衡，其中北海沿岸平原地区城镇最为集中。



民约有 2100 万，而英国和威尔士只有 600 万。不过这里不易做比较，因为有些地区的人口估计数不太可靠，加之边界划分时有变化，同一地名不同时期的人口数字很难确定。在 17 世纪的一系列灾难中，有些地区的人口增长肯定会受到影响，甚至还可能出现负增长。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在 17 世纪 30 年代都爆发了严重的流行病。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历史上重大的局部性灾害，如 1665 年的伦敦大瘟疫。饥荒是另一个间歇性、局部性的灾难；我们甚至听说 17 世纪中期德国出现了食人现象。在庄稼歉收、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下，人们由于营养差、抵抗力弱，致使灾疫迅速蔓延。在中欧，战争连绵不断，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饥荒和疾病伴随着举家迁徙的人群，使得一部分地区的人口锐减。这部分地反映了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地区性的。反之，某一城镇即便处于战乱地区，如果它逃脱围攻或劫掠，它就可能免遭损害。而相隔仅几英里的另一个城镇却可能惨遭灾难的蹂躏而变得荒芜。这种可怕的情

形直到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过了人口增长才有所改变。

农业的进步

和其他很多事物一样，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不同的国家其发展历程也不尽相同。农业的再次扩展似乎始于 15 世纪中期。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将 14 世纪中因人口减少而造成荒芜的土地重新开垦。然而大约在 1550 年前，这一工作除了几个地方外，进展缓慢。很长一段时间里，土地的开垦仍局限于少数地区，虽然当时通过大量劳动力的使用，即通过密集耕作，这种技术上的重要进展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在技术改进的冲击力没有渗透到的农村地区，中世纪的影响仍长期残留。在某些自给自足的地区，甚至连货币进入流通的过程也很缓慢。当其他地方农奴制逐渐消亡时，东欧的农奴制实际上却在扩展。然而到 1800 年就整个欧洲，尤其是几个主要的国家而言，农业仍是

意大利城邦国家是 16 世纪地中海地区最富生机的城市。它们是繁荣的贸易和工业中心，与近东和西欧都有着商业交往。这幅著名的“卡尔塔·德拉·卡泰纳”即为 1480 年佛罗伦萨的市景图。





随季节周而复始的、重要的宗教活动和农活，对于16世纪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是时光消逝的标志。老勃鲁盖尔(约1520—1569年)的这幅“七月晒干草”，描绘的即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农活之一。

发展很快的两大经济部门之一（另一个是商业）。总而言之，农业已证明能够承担由慢而快持续增长的人口需要。

农业进步逐步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面向市场和技术革新。它们相辅相成。相邻地区的人口多则意味着有市场可开发，因而具有吸引力。早在15世纪，低地国家在密集耕作技术方面就处于领先地位。正是在佛兰德斯，良好的排水系统为牧场的良好发展和大批牲畜的生长铺开了道路。另一个城镇人口相对多的地区是波谷（Po valley）。在意大利北部，新的农作物品种由亚洲引入。例如，水稻是欧洲人食橱中后增加的一种重要的食物，它于15世纪出现在阿尔诺（Arno）和波谷。但是并非所有引进的农作物都立即受到人们的青睐。例如，土豆尽管其营养价值很明显，并有很多民谣宣传其催欲和治疗疣的药用价值，但它从美洲引入欧洲历时约两个



这幅版画选自一本法文祈祷书(约1520年)，它描绘的是秋收的场景。在收获季节，人们要还债，要到集市上去交易，要交税，要为寒冬作准备。如果歉收，灾难则不可避免地降临。

世纪，才成为英国、德国和法国日常消费的食物。

英国农业的先进技术

16 世纪农业改进技术从低地国家向英国东部传播。在那里，农业技术慢慢地得到进一步的改进。17 世纪伦敦成为玉米出口港，18 世纪时，其他欧洲人来到英国学习耕作技术。18 世纪动物饲养和繁殖技术也有了改进。这种改进促使了庄稼产量和牲畜质量的提高。这在今天不足为奇，而在当时却不可思议。农村以及农民的形象得到了改观。农业最先表明要提高人类对其环境的控制力，可通过实验、观察、记录、再实验这些最基本的科学手段来达到，其提高的速度远比根据习惯进行筛选要快。技术的改进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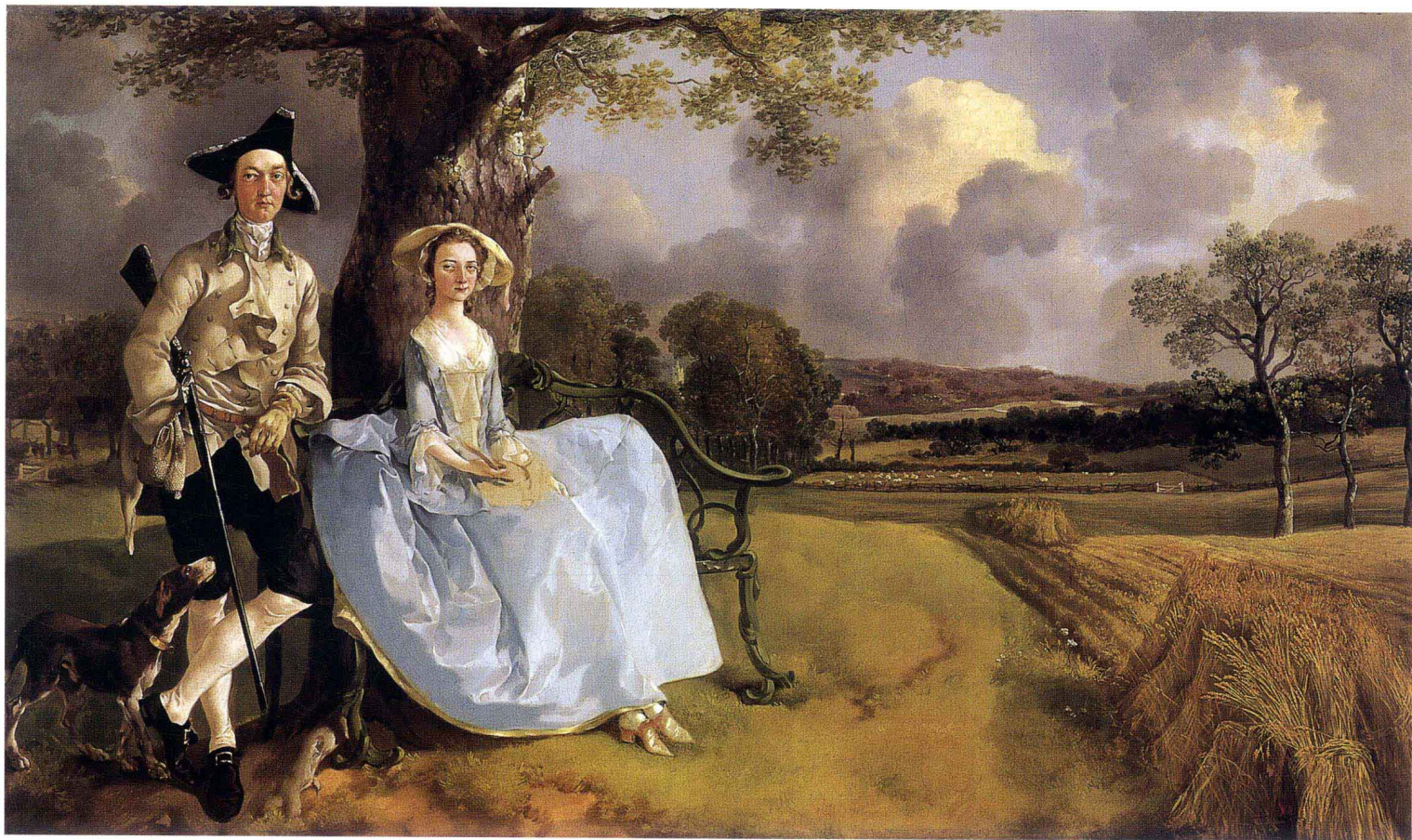
这时期的欧洲是一个农业洲。大多数人口住在农村，大部分经济活动与耕田种地相关。这幅 16 世纪的插图原稿，描绘的是收麦期间农民在田间劳动和休息的场景。



求对大农场的土地进行重新调整，要求减少小农数量（特殊情况除外），要求雇佣劳工；并要求在建筑、排水和机械方面进行高投资。但变化的速度绝不可以被夸大。在英国，变化的一个指数就是圈地的速度，即将旷野和传统乡村的共用土地合并起来作私用。只是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批准圈地的“议会法案”才日渐繁多。虽然农业和市场经济的完全结合，以及将土地视为商品需等到 19 世纪海外谷物种植地的开放才能得以实现，即便是农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英国也是如此。但上述情况在 18 世纪时已初露端倪。

饥荒的减退

总的来说，农业的变化最终消灭了饥荒的反复发生。长期以来，饥荒阻碍了人口的发展。也许欧洲人最后一次利用自然资源来战胜像 14 世纪发生的那种大灾难是在 16 世纪末。在以后的艰难时代，即 17 世纪中期，英国和荷兰都逃脱厄运。此后，在欧洲，饥荒成为局部和区域的事件，虽然它仍能导致人口锐减，但逐渐地由于粮食进口的增加，饥荒也就减退了。据说，粮食的歉收使得法国在 1708—1709 年间成为“一家大医院”，但那是在战争时期。后来一些地中海国家从波罗的海国家进口玉米作为粮食。不过，粮食的进口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成为一种可以依赖的手段；它通常不能马上奏效，尤其是靠陆运时。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地区甚至在 19 世纪还遭受饥荒。18 世纪法国人口增长快于生产，以至于当时很多法国人的生活水准实际上在下降。然而对于英国乡村劳动者来说，在他们的记忆中，18 世纪的某些时期是黄金时期，餐桌上不仅有充足的小麦面包，甚至还有肉类食品。



向新大陆移民

16世纪后期，人口在扩大，而资源的增长却很缓慢，人们已隐约感觉到它潜在的压力。对于这种压力所能做出的反应就是鼓励移民。到1800年为止，欧洲人为海外新大陆人口的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虽然这种贡献远没有后来的大，但在他们的人口史中却不能被抹煞。1751年，一位美洲人估计，在北美具有英国血统的人有100万。现代计算的结果是：17世纪有25万英国移民迁往新大陆，18世纪约有150万。此外，那里还有德国人（约20万），加拿大还有法国移民。到1800年，似乎有理由认为，约有200万欧洲人去了格兰德河(the Rio Grande)北部的美国。格兰德河南部约有10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新的商业世界

对国内粮食不足的担忧导致了如此大规模的移民，这反映了农业在经济生活各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欧洲经济各重要部门的结构和规模在这300年中发生了重要变化。然而在1800年（1500年时也是如此），即便在法国、英国这两个商业和制造业都很发达的西欧最大的国家中，农业部门也仍占支配地位。几乎任何一个行业都与农业有关，但完全从事农业的人微乎其微。酿酒工、织布工和印染工要依靠农业，而很多种庄稼或耕作的人也纺纱、织布或从事商品买卖。除了农业，仅是在商业领域我们也能看到全面的变化。在商业领域，从15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明显的、日益加快的变化。欧洲又重新获得了最初在13世纪展现出来的商业活力。这种商

这幅画名为“安德鲁斯先生和夫人”，是托马斯·庚斯博罗于1748年所作。它反映了英国臣民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在这位富裕的土地拥有者和其妻子身后，是一行行圈地——这是英国农业生产方式稳步转变的产物。

佛兰德画家老勃鲁盖尔(约1520—1569年)的这幅名为“婚宴”的作品中所描绘的丰盛宴席,是大多数欧洲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难得享受的。



业活力体现在规模、技术和发展方向上。同样,它与城镇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需要为特殊人员提供生计。中世纪的大型集市和市场仍然延续着。同样中古时期的高利贷法规以及严格的行会制依然存在。然而,一个全新的商业世界在公元1800年前诞生了。

早在16世纪,世界贸易开始兴起并长期拓展直至1930年,其间曾因战争而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恢复。人们早就注意到,世界贸易的扩大将经济中心从南欧转移到西北欧,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造成这种情形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纠纷,以及诸如16世纪早期毁灭意大利的战争,此外还有诸如葡萄牙人对犹太人的侵扰,这些骚乱虽规模小、时间短,但却造成了很严重的压力,致使很多犹太人几乎在同一时期带着他们的经商技能移居到低地国家。16世纪经商最成功的实例就是安特卫普(Antwerp),尽管几十年后它在政治、经济危机

中逐渐衰落,进入17世纪后被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所超越。在这些事例中以人口发展良好的腹地为基础的重要贸易,为制造业、服装业和银行业等多种产业带来了利润。银行的优势地位从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转移到佛兰德斯,后于16世纪又转移到德国,最终转到荷兰和伦敦。到了17世纪,阿姆斯特丹银行和伦敦银行已成为国际经济主力,在它们周围聚集着其他银行和商行,从事着信贷和金融业务。由于利率的下降,汇票——这项中世纪时期的发明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运用,从而成为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金融工具。

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具

汇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标志着金币时代已逐步被纸币时代所代替。18世纪欧洲首次出现纸币并发明了支票。而股份公司的成立